當官的四個層次

汪金友

人生在線

著名作家二月河，因爲寫過五百萬字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而被海內外讀者熟知。最近，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一本新書，名爲《二月河說反腐》。

爲此，《新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在談到與官員的交往時，二月河說：「我跟他們講過當官的四個層次：文天祥和焦裕祿是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是爲光宗耀祖的官員；第三個層次是愛惜自己的羽毛，收斂自己的爪牙，清清白白的官員；第四個層次就是以公器謀私利的官員。」

二月河沒有當過官，據說十年以前，曾有人推薦他當省文聯主席。而他卻說：「我不能管事、不能管人、又不能管錢，你叫我來幹什麼？」沒有當官，卻一直關注官場和堅持反腐。現在，他又提出當官的四個層次。看來，這也正應了「旁觀者清」那句老話。

在我的印象中，把當官分作這樣四個層次，可能還是第一次。但仔細想想，二月河的這個分法，確有一定的道理。雖然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很多人當官，但每個人的素質、能力、處境，以及當官的目的、作爲、追求，肯定會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是爲國效力而來，有的是爲民造福而來，有的是爲飛黃騰達而來，有的是爲光宗耀祖而來，有的是爲風光體面而來，有的是爲謀利享樂而來。

第一個層次，是爲國爲民當官，就像文天祥和焦裕祿那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爲了保衛自己的祖國，文天祥獻出了生命，而且死的是那樣的慷慨悲壯。焦裕祿呢，親民愛民、艱苦奮鬥、廉潔奉公，身患肝癌，依舊忍着劇痛堅持工作。被譽爲黨的好幹部、人民的好公僕、縣委書記的好榜樣。

第二個層次，是爲光宗耀祖當官。在《左傳》中，古人曾把「立德」、「立功」、「立言」，稱爲人生的「三不朽」。「立德」，即樹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爲國爲民建立功績；「立言」，即提出具有眞知灼見的言論。通過自己建功立業，告慰父母，光大門楣，讓後人引以爲榮，也沒什麼不好。因爲光宗耀祖的前提，就是幹出一番事業。

第三個層次，是爲平步青雲當官。可能，這些人並沒有什麼突出的能力和業績，只是憑藉着某一種背景和機會，走上了領導崗位。而且，他們看的很明白，大凡在河裡淹死的，都是懂水性的。幹的越多，風險越大。倒是少幹和巧幹的人，反而走得更遠。因爲非常愛惜自己的「羽毛」，所以收斂自己的「爪牙」。用現在的話說，叫「清白的不作爲」。

第四個層次，是爲謀取私利當官。有一個縣委書記，曾經公開和自己的朋友講：「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這話雖然有點直接，但也代表了一些官員的心態。前些年，在官場上有很多的「肥差」。或者有權能幫別人辦事，或者有錢能供自己享樂，或者有工程有機會能讓親朋好友發財，於是就引得好多人往裡邊擠，而且到那裡當官後眞的就發了。

第一個層次的官員，雖然太苦太累，但留下的是「美名」，乃至離開多年以後，當地的群衆仍然深深的懷念他們。第二個層次的官員，雖然主觀有點自我，但客觀上也改變了一地的面貌，造福了一方百姓，所以留下的是「英名」。第三個層次的官員，雖然沒有出事，但由於不作爲和少作爲，而留下的是「庸名」。第四個層次的官員，雖然一度風光並盡情享受，但爲人所不齒，留下的是千古「罵名」。

紙質書當眞「逆襲」？

禾刀

如是我見

幾年前，電子閱讀熱潮席捲全球，大量實體書店應聲而倒。隨着不少人預言「實體書店必死」、「紙質書衰落」，電子書對紙質書的輾壓卻並未如泰山壓頂一般致命。最近一年，這兩者的恩怨史開始出現「反轉」劇情。今年一到五月，美國電子書銷量同去年同期比較下跌了一成，部分電子書消費者重新流向了紙書。中國「開卷資訊」發布的二〇一四年中國年度書業總結報告亦顯示，國內實體書店業績相比前年實現了百分之三點二六的增長，實體書店或進入了全面復甦期。

在實體書店哀鴻遍野之時，這條新聞的出現無疑會給紙質書的擁躉們以歡欣鼓舞，不過這也未必就是出生於互聯網時代「數字原住民」群體閱讀習慣轉向的標誌。紙質書「逆襲」的最大意義或在於，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紙質書與電子書的競爭發展現階段接近相對穩定狀態。

紙質書與電子書到底孰優孰劣，向來爭論不休。回溯電子書近年來風生水起的發展經歷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借助互聯網技術特別是智能手機技術的迅猛發展，電子書以更方便、更低廉的方式摧枯拉朽之勢，迅速蠶食了紙質書的大塊傳統地盤。但也必須注意到，隨着知識版權保護力度的加強，版權費的水漲船高，電子書相較於紙質書的「低廉」優勢正在喪失。

至於許多名人大家一再提及紙質書的諸多優勢，竊以爲，相較於電子書，紙質書的最大優勢或在於免受互聯網五花八門資訊的誘惑。對於閱讀者而言，如果是紙質書，閱讀體驗可能更爲專注。電子書雖然也可提供閱讀，但閱讀載體往往難以避免因互聯網多樣性而形成的誘惑干擾，比如QQ、微信等。更何況，一些電子書常見廣告夾雜其中，同樣會削弱閱讀者的專注力。某種意義上，恰恰是紙質書技術方面的「落後」，反爲其鑄就了閱讀更加專注的特殊優勢。

另外，各地書展、簽名售書以及名人現場（線上）交流等有關閱讀體驗活動，仍舊建立在紙質書閱讀體驗基礎之上，這也是紙質書面臨電子書咄咄逼人的「挑釁」時，依然能夠保住「半壁江山」的原因所在。相較而言，電子書的線下閱讀體驗幾乎爲零。對於大多數出版社而言，電子書只不過是紙質書的「副產品」。

就當前而言，紙質書和電子書的發展均面臨瓶頸問題：紙質書依舊只能在包裝方面做些文章，但創新乏力；電子書則陷入另一極端，即因過於追求技術，反倒被繁瑣的技術消減了閱讀體驗的主題。

如此看來，紙質書和電子書優勢困難共存，當前紙質書的「逆襲」未必眞就能達到收復傳統失地的目的，我們不必過於歡呼紙質書「逆襲」的榮光。實際上，紙質書的眞正考驗應是從「數字原住民」佔社會絕大多數時起。當前紙質書出現某些所謂的「逆襲」現象，至多只能說明電子書的發展暫時放慢了腳步。並不懷疑紙質書對於公衆閱讀傳統的重要性，但任何書終歸是爲讀者提供閱讀體驗，有傳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紙質書未來發展到底陽光燦爛還是一蹶不振，既取決於電子書在閱讀專注度和線下體驗等多方面的創新力度，也取決於紙質書自身如何適應互聯網時代的閱讀變化。

《平安春信圖》之暗語

李　夢

黛西札記

上周舉行的蘇富比（香港）秋拍上，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的一幅《純惠皇貴妃朝服像》以逾一億三千萬港元成交，超出拍前估價兩倍多，應和近年清代宮廷畫家畫作拍賣的上升勢頭有關。與此同時，爲慶祝台北故宮博物院成立九十周年，一項名爲「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的特展正在台北故宮舉辦，展出這位宮廷畫家代表作如《百駿圖》等。

也巧，我上學期寫過一篇關於郎世寧的論文，分析他的畫作如何糅合東西技法及美學。透過閱讀郎世寧傳記和畫作種種，我發現這位爲清朝宮廷效力半世紀的傳教士畫家，其實一直嘗試藉由畫作「隱晦」地傳達上帝之福音。他着漢裝，習漢禮，爲中國皇帝服務，卻從來不曾忘記遠行使命，眞眞是「不忘初心」的絕佳代言人。

意大利人郎世寧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奧內（Giuseppe Castiglione，一六八八年至一七六六年），生於米蘭，少時接觸文學藝術，青年時投身繪畫與建築世界中。十九歲那年，他加入熱那亞基督會，後於一七一五年被派往中國傳教，第一站是澳門。在那裡，他給自己取了「郎世寧」這個漢名，有「永世安寧」的吉祥寓意。

當時清廷皇帝康熙推崇西方科技，雅好音樂，欣賞傳教士畫家對透視技法的精準掌握。聽說新一批來華傳教士中有這樣一位畫藝精湛者，便急招入宮，記錄宮內慶典及祭祀活動，並爲皇帝及其親眷繪製肖像。從此時起至乾隆三十一年，郎世寧爲清廷服務五十一年，歷經康雍乾三朝，官至正三品，頗受重用。一七六六年，郎世寧病逝，葬在北京，大半生漂泊異鄉，未能回到故土。

雖然晚年享有極高榮譽，但郎世寧初來華時，卻經歷了一段身心疲累的時日。當時宮中畫室條件差，天寒時顏料常結冰。畫師通常要天未亮時隨太監入宮待詔，稍有差池便會被降薪降職甚至逐出宮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無怪與郎世寧共事的傳教士畫家，有很多耐不住寂寞清冷，沒幾年就稱病返鄉了。除去物質艱苦外，傳教士畫家在宮中的地位也頗爲尷尬，時常受到皇帝及官員的指責不說，連太監都夠膽欺負他們。《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不時見到某宮廷畫家爲滿足皇帝及親眷口味，將作品一改再改的事例。

更難的是，傳教士畫家進宮，本期待說服中國皇帝接受基督教義甚至歸順上帝，不想，清朝皇帝做慣「天子」，怎會接受另一位「天子」？康熙尚且對來華傳教士禮敬有加，到了雍乾兩朝，因爲皇帝本人對西方教義的反感，驅逐甚至迫害在京傳教士的活動也頻繁發生。說到底，乾隆器重的不是「傳教士」郎世寧，而是「畫師」郎世寧。某次乾隆觀郎世寧作畫時，意大利人忽然下跪，爲當時京城受迫害的西方傳教士祈求聖恩，皇帝竟當場翻臉，拋下一句「我們中國人的事情你們不懂」便拂袖而去，此後數月不曾重臨。

鑒於宮中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壓抑的輿論環境，郎世寧不得不尋找變通之道，嘗試在畫作中「植入」聖經故事，以隱晦的、不事聲張的方式傳教。這種「言在此意在彼」的做法，在他那幅名爲《平安春信圖》的作品中，表現得尤爲明顯。

郎世寧畫作《平安春信圖》（網絡圖片）

畫中，雍正與兒子弘曆（乾隆）一左一右立於竹林中，兩人身前有太湖石，身側一矮方桌，桌上有如意，有茶具和書本等。畫中如竹、石、茶及玉如意等意象暗示畫中人尊貴文雅，雍正和弘曆父子均着漢裝，亦體現滿洲貴族對中原文明的尊崇。更值得玩味的是，雍正將梅花（象徵春天，亦象徵皇權）遞予兒子，與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佩魯奇諾（Pietro Perugino）作品《遞送鑰匙》（Delivery of the Keys）中耶穌將鑰匙（象徵權力和地位）遞予彼得的場景，頗有幾分相似。佩魯奇諾這幅壁畫爲西斯廷教堂繪製，完成於一四八一年前後，郎世寧來華前極有可能親眼見過這幅名作。

諸如此類的「暗語」，在郎世寧爲乾隆及皇子繪製的元宵賞雪圖中，亦可窺見一二。畫中乾隆懷抱皇子，與西方油畫中常見的「聖母懷抱聖子」題材頗爲相近。郎世寧有意呈現中國皇帝與妻子兒女親密相聚的場景，與文藝復興以降西方藝術語境中的「人本主義」精神亦遙相唱和。

佩魯奇諾代表作《遞送鑰匙》（網絡圖片）

故鄉一些閒談逸事

魯　人

人與事

從地圖上看，故鄉在齊魯北部的渤海灣邊上，我寫文時便總稱「故鄉魯北」。結果一位從網上結識的鄉黨爲我糾正，應稱魯東或膠東。因爲習慣了，仍固執己見，終於，另一位已居南方的老鄉也忍不住糾正了我的錯誤概念。

隨祖父母在膠東生活到十一、二歲，距今已四十餘載。許多記憶便模糊了，加之年幼，許多事聽說過，當時並不懂追問深究；當然有的事問了，大人也未必解釋回答。那些事，常常是坊間閒談逸事，又是純樸無名的鄉民，自然無人注意，不過我卻不時想起，覺得頗有趣。

全村同宗同族，外姓極少，也讓我記憶更深。村裡有一戶姓「煙」，如今慢慢回憶，才明白應該是姓「閻」、「顏」或「嚴」，只是膠東口音將普通話二聲變爲一聲。他家怎麼落戶到我們村的，不得而知，只記得他家有三四個孩子，以當下的話是各個顏值頗高。據說，他家的孩子參加過拍電影。但拍的什麼片子，幾個孩子參加的，怎麼被選爲演員的，完全無從知曉。估計應該爲群衆演員，因爲之後那幾個孩子在村裡一切如常。村裡還有名外姓，忘記姓什麼。據說是四川人，不知如何娶了我們村的姑娘，在外地住了許多年，又帶着一個十餘歲的獨生女回到我們村做了上門女婿。那傢伙特別能吃辣，據說，有幾次趕集看見賣辣椒的，便問人家辣不辣。然後故作不信的樣子要求嘗嘗，便一個接一個地吃起來。待人家意識到，他不是嘗，是解饞，拉住他時，筐裡的辣椒已去了一層。那時，故鄉尚不知川菜何味，但他的能吃辣，卻揚名十里八鄉。再在集上遇到時，都要想法阻止他品嘗自己換油鹽錢的辣椒了。

村裡，有一位叫大秋的智障女子，應該只有二十多歲。她在家裡是老大，她的弟妹都與我不相上下。當初，在我眼裡她卻是個中年婦女，一件印象四季不見變化的藏藍斜襟小褂，傻呵呵的表情，天涼時還常會掛着些黃鼻涕。一些頑皮的孩子有時會喊她「傻大秋！」但只要有成人，總會被制止。她被人喊惱了也會急，卻無招自然也無奈，只好不理會，仍就幹自己的活。

大秋身上常背個筐，或打豬草或拾糞。當年，故鄉生活清苦，每戶准許養一至兩頭豬用來換錢貼補日子，多了便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了。糧食，人尚不足，畜牲是甭想了。飼料就只有野菜野草或梧桐樹葉，能帶點玉米麵殘渣的涮鍋水已是珍饈了。春夏還好，有各種新鮮的野菜；秋冬就只有晾乾的草和梧桐葉，切碎煮煮給豬果腹。豬們倒也不挑，照樣把自己噸出捱宰的分量。那時，故鄉種莊稼基本沒有化肥，都是人畜的糞便和草木灰之類漚的肥。鄉間的土道上便總有人背個柳條筐，拿個糞叉撿拾牛、馬、雞糞。大秋上不了學，便每天幹幹這類活。除了家人，又沒有其他人與她交往，因此，總見她孑身一人踽踽行於路上或田野。

於是，發生了一件事。印象是一個初秋，有人從村頭大隊的果園外路過，突然覺得果園不太深的地方黑影一晃。那人嚇了一跳，鄉間時常有鬼的傳說，他乍着膽子瞅了一眼，竟是大秋。只是覺得有些異樣，見她兩手提着褲子，顯得很忙亂。那人正疑惑，大秋身邊又站起個也提着褲子的男人。男人一下看到了路人，四目一對，園裡的傻了，園外的明白了。

那男人是本村的，五十多歲。據說，大秋的爹娘帶着大秋去過那男人家，討了些錢物，算是一些補償。再之後大隊部的院門口貼過一張布告之類的紙，對那男人的行爲表示批評或批判。受害者的名字也寫出來了。當然，這都是據說，因爲，我未眼見，那時我大約七八歲，當年八歲入學，因此，我斗大的字識不得多少，自然沒本事去看。

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絕不是據說。就是此事沒人報案，大約算村醜吧，或是鄉俗，因此只有這古怪的處理方式。那年頭，鄉間對公安局好像全然沒有概念。我在故鄉生活的日子裡，從不知道，也未見過公安局、派出所之類的地方，更沒見過員警模樣的人。我在故鄉的日子裡，方圓幾十里的村莊也未聽說發生過什麼案件。也許有如大秋這類的事卻不得而知。但被搶被殺一類的事連據說也沒聽到過。否則，十里八鄉很快便能傳遍，迅速並不亞於今日的微信。

文於腹內待時飛

劉誠龍

文化什錦

梁漱溟被「外國友人」隆譽爲「最後的儒者」，這高大上帽子，梁老認不認呢？自信來了，他是認的：「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爲之變色，歷史將爲之改轍」，好狂傲是不？自卑來了，他可能是不認的：「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點，就是我好像看見了，遠遠的看見了，看到了什麼呢？看到了王陽明，看到了孔子。我是望到，遠遠的望到，並且還不能很清楚的看見，好像天有霧，在霧中遠遠的看見了孔子是怎麼一回事，王陽明是怎麼一回事，遠遠的看見。我的程度只是這麼一個程度。」太自謙了吧？

梁老的狂傲自有狂傲的底氣，賈府裡的「屈原」都在咋咋呼呼，村裡的「魯迅」都在顧盼自雄，國寶級的梁老撂出話來蓋了世界，你還不可不服；梁老的自卑卻也有自卑的「短氣」，隔壁的「錢鍾書」人沒而立而書疊書，著作等了脖子到下巴，群裡的「郭敬明」事理未明而先扯火，一年出書十二卷。國寶梁漱溟呢，著作出是出了，卻還是自費的呢。

梁老的《人心與人生》，書名不怪，看上去好像也蠻勵志的是吧，不看書名，單看梁漱溟，這書或也當相當火爆，好賣，排上排行榜想必沒問題。這書確也是梁老半生心血所孕，梁老說：「在一九二一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的第二年，我很快覺察到其中有關儒家思想一部分粗淺不正確。特別是其中援引晚近流行的某些心理學見解來講儒家思想的話不對，須得糾正。這亦就是說當初自己對人類心理體會認識不夠，對於時下心理學見解誤有所取，因而亦就不能正確地理會古人宗旨，而胡亂來講它。既覺察了，就想把自己新的體認所得講出來以爲補贖。於是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之一年間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我新開『儒家思想』一課，曾作了一種改正的講法。在一年講完以後，曾計劃把它分爲兩部分，寫成兩本書，一部分專講古代儒家人生思想而不多去討論人類心理應如何認識問題，作爲一書取名《孔學繹旨》；而把另外那一部分關涉到人類心理的認識者，另成《人心與人生》一書。這就是我最初要寫《人心與人生》的由來。」

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彈指一揮間，便近三十年。梁老一直想把這書出版，卻出不來，其「序言」可是寫於一九二六年的了；自然這也怪梁老，序言早寫好了，書稿不曾完成，好像胎剛剛懷上，名字早取好，兒子生不出來。又坐了多少年冷板櫈，這書稿終於完成（梁老自稱：一九五五年七月着筆而未寫完，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二日續成之）。論者稱，這是梁老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國寶，國家，國寶級人物，由國家呵護；重要，重點，重要著作，重點出版，這不都是順理成章？

並非你想像的那樣，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思想的黃金期。前十年，梁老已把這本著作打下了最後一個句號，剩下的是，他負稿如民工，去衆裡尋他千百度，那人卻不在闌珊處。「幹之於沈約」，欲取定於出版社，出版界沈約不在。沈約酣睡在南北朝，不來七十年代。梁老有甚法？昨日入書市，歸來淚滿巾。哭也沒用，這書出不來，就是出不來。

若說上世紀七十年代，嗚呼，無法可想；那麼上世紀八十年代了，風氣開矣，梁老這般國寶級人物要出版一本凝血半生的著作，不容易得很？也是出奇的難，「拙著《人心與人生》一書如一九七五年「書成自記」之所云，早在一九二六年即以此標題曾爲一次公開講演，茲於一九八四年乃始以積年底稿付印出書，求教於國人，蓋慎之又慎焉。」這話之「慎之又慎」，自可理解爲著作人有良知，文章千古事，不可粗製濫造，得失寸心知，不可率爾操觚。不過這話，也是梁老使遮眼法，掩蓋大師之羞，「慎之又慎」，翻譯爲出版歷程語，則是「難之又難」。梁老當年已是耄耋老人，九十已滿，百歲在望，這書還不出版，更待何時？到處找啊找，卻找不到能出版的。梁老沒法，最後是自費，據說花費不菲，到一九八五年，才由學林出版社給付梓。三年後，梁老駕鶴西歸而去。

雷頤感慨萬千：「倘在今日，此稿絕對『洛陽紙貴』，各出版社一定競相出高價搶出此書。」雷先生所謂「今日」，自然不是鄙人敲鍵盤的今天這時刻。佳人各有夢，花開自有時。當年非時，現今非時。早之一時則早產，晚之一時則難產。書，乃至思想與文化，也有其產時的。雷先生所謂「今日」，當是梁先生《人心與人生》最佳生產時，可惜梁老不曾趕上趟。

最後的儒者其大著難產，無他，不合時宜也。「五四」颳起了鏟儒風暴，一颳幾十年，風那麼大，那麼猛，儒者們被風吹得站立不穩，叫他如何「取定」於「沈約」？儒家數千年來，多半是穩坐釣魚台的，卻也有幾次被東風西風，吹得東倒西歪，新思想舊思想誰時穩坐誰時吹歪？可能沒誰似神仙，能預測準時。

不過我想，只要思想在想，此時非時，彼時或是時的。小車未倒只管推，著作難產只管產。出山時辰沒到，先藏諸名山嘛。王船山「船山學說」諸著述，先前也是被人覆酒甕的，人或以爲是廢紙；二百年後，拂去歲月的塵土，華麗亮相，不也讓世人驚艷？春來了詠春，秋來了悲秋，春節來了說年俗，固然合時宜，可以順產。然則，入冬了懷春，秋深了思夏，與此時相乖，誰說與彼時相合？玉在櫝中有善價，釵於奩內可時飛。腹有思想就懷上它吧，懷胎十月能產，挺好，也許可產出個寧馨兒；懷胎三年難產，也不錯嘛，更或可產出個紅孩兒。